

崔子恩著

李漁小說論稿

李渔小说论稿

崔子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白 桦
责任校对 古为明
版式设计 张汉林

李渔小说论稿

崔子恩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 000 册

ISBN 7-5004-0430-1/I·51 定价: 2.35元

序

刘世德

子恩撰写了，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学术性的专著，这在他是第一次。当然，我相信，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他的这本专著完成于他作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的期间。而我又恰恰担任他的导师。于是，在出版之际，子恩要我写上几句话，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我和子恩之间的关系，说来也颇有意思。

记得我们的相识，是在一九八〇年夏季，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友谊宫。

那时，我正在参加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作为会议主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学生，他承担了一些会务、接待工作。这给我们提供了结识的机会。然而，我们的会面是短暂的，又是匆忙的。在开会以外的零散时间里，因各种各样事情或缘由来找我的人，为数不少。有的一聊就半天；有的刚说了没几句，硬被旁人的突然闯入所打断，不得不退出那已显得局促、拥挤的房间。后来，有的人或事我已淡忘了，有的人或事我还牢牢地记着。而子恩，热情，腼腆，白皙，略微有那么一点儿脂粉气；他说，他喜读《红楼梦》，想报考我的研究生；他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完整，甚

至也不十分清晰，仅仅如此几点而已。

往后，他开始和我通信。我回忆不起我是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始终没有给他回过信。他曾来北京，跟我谈过一次话。不记得是在友谊宫，还是在北京的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劝告。象他这样年轻，又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宜于紧抱住《红楼梦》一门不放，基础应该扎实些、广泛些，视野应该开阔些。从效果上看，这个劝告或许对他的成长多少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

再往后，就进入了考研研究生的阶段。对于子恩来说，这真是个艰难的历程。我不知道是什么信念支持着他进行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报考我的研究生，连续三次，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接着一九八四年，方始如愿以偿。在前两次，他的专业课的分数在考生中占第一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外语课的考分也还过得去。即使是这样，仍然落了榜。原因很简单，他的政治课的分数没有到达规定的分数线，从而也影响了他的总分。就那么一丁点儿的分数，把他卡住了，而且一前一后，共计两次。面对失败，他不消沉，不气馁，再作苦心准备。在给我的信中，他既感到渐愧，又表露了不达目的不甘罢休的决心。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我仍然没有提笔写回信，但我托一位友人给他捎去了话，慰问和鼓励，兼而有之。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他成了我指导的研究生。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们过得都很舒畅。

“论李渔的小说”是我给他指定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国内学术界，把李渔当作一位文艺理论家或戏曲作家来进行研

究，大有人在。他们也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但对李渔作为一位小说作家加以注意者甚少。相反的，国外的学者倒很重视李渔的小说。美国的韩南教授、联邦德国的马汉茂教授、^②日本的伊藤漱平教授等，在这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面对这样的形势，难道我们不应该迎头赶上吗？

研究李渔的小说，不是无可作为的。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怎样通过《无声戏》、《十二楼》等作品来透视李渔的内心世界？和别的白话短篇小说比起来，李渔的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把他放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看，他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变革了什么，处于何等样的地位？例如，他的小说比之“三言”、“二拍”，向历史奉献了哪些新的东西？李渔的小说创作和他的文艺理论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相传《肉蒲团》和《合锦回文传》都是李渔的作品，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能不能成立？——这些都还是有待于探索的课题。

我建议子恩钻研这些问题。他同意和接受了我的安排。他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作为研究生，在第一学年，他的精力和时间几乎要全部花费在外语课和政治课的学习上，无暇顾及业务课，这一点在别的研究生也大多类似），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反复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的书籍，思考和探讨了不少的问题，终于写出了这本十几万字的专著。由于字数限制，他只抽出其中的一部分，组成毕业论文，提交答辩。后来，论文顺利通过，博得好评，他也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这本专著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特别向他强调，^③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要进行独立的思考，并且表达了我的期望：它将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通过这本专著的撰写，锻炼他的理

论思维能力，提高他的考据和占有、驾驭资料的能力，尝试对一个复杂的、毁誉不一的作家作出中肯的评价和深入的分析。

这本专著，我认为写得不错，基本上达到了我原先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子恩目前的学术水平，也表现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力。字里行间，显示了才气。笔端，有时还饱含着激情。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出的独到的见解。有的地方，文字不免稚嫩些。个别的提法，也可能失之偏颇。这些，不知道读者同志们读完全书以后，会不会有同感？

需要说明的是，子恩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想，主要的因素在于他本人的艰苦和勤奋的努力。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他不要忽略，没有他过去的几位师长的教诲和培养，他不可能有这样迅速的成长。

无论是子恩也好，我也好，如果有朝一日再来翻阅这本书，那时一定会想起我们三年多和谐相处的欢愉的日子，并会继续让这个美好的回忆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脑海，我深信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四日深夜

• 目 录 •

序.....	刘世德(1)
导言 李渔及其小说.....	(1)
一、劝惩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扭结.....	(15)
二、喜剧主义的艺术世界.....	(29)
三、“时间生活”大于“价值生活”.....	(41)
四、李渔的小说观和通俗文学观.....	(54)
五、《合锦回文传》的原作者及其他.....	(66)
六、“李渔模式”及《肉蒲团》作者.....	(83)
七、《肉蒲团》与《金瓶梅》.....	(101)
八、清初话本小说的个性焕发.....	(118)
九、李渔小说与冯梦龙小说.....	(129)
十、李渔小说的境界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境界.....	(141)
后记.....	(157)

导言 李渔及其小说

在李渔的身后，历史的风风雨雨又荡涤了三个世纪。李渔的作品，早已不似作家生前那样风靡一时，妇孺咸知，在围满现代欣赏者的舞台上，李渔的作品偶一露面，便退回后台，默默地倾听观众为他人的演出而爆发的掌声。

李渔生前文业的红火热闹与其逝后的冷落萧条的对照，引起我一连串感想与思索。从文学历史的角度看，李渔的文学思想，李渔的创新精神，李渔的通俗文学观、喜剧主义的创作方法，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学遗产，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有关规律性和本质性问题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作为一位普通的文学欣赏者，我又深感李渔作品的情感寡淡、思想贫弱，难于由衷地喜欢。

在李渔的小说中，我听到的是一派人生窗外的嬉戏，虽热闹、机巧、轻快，却不那么真实，也谈不上深厚。

愈是处于理性的关注和感性的疏淡所造成的矛盾之中，我愈觉得有深入研究李渔之必要。

近些年来，国内及港、台学界对李渔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感兴趣的学者较多，在这方面展开的研究也颇为活跃，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漱平先生和联邦德国的马汉茂先生对李渔小说版本等问题发表过很重要的论文；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先生除在他一九八一年发表的《话本小说史》中著有李渔的专

章外，近年来又完成了全面研究李渔的专著。我的导师刘世德先生对李渔的一些深邃议论，给我以直接的启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对李渔小说的全面研究，力图通过这个窗口，^②认识李渔的创作和理论的本质，更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和特质。

本书主要探讨李渔小说的内容与人生、社会在本质上的游离，以故事结构作品的艺术模式，李渔的通俗文学观和“无声戏”小说观，李渔的喜剧主义创作方法，李渔小说在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代表性和特殊性等问题。并试图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李渔小说的境界层次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境界。我认为，通过这样的研究，李渔作品名噪当时、消乏后世的原因以及一些未受重视却很关键的小说史问题，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求。

在李渔的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无声戏》、《十二楼》、《肉蒲团》和《合锦回文传》的意义和价值显然不及前两作。但是，《肉蒲团》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畸态表现的描绘，作品所显示出的既以肉欲放纵为乐事，又以之为罪过的矛盾；《回文传》在人物、布局、主题等方面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内在与外在联系，都为我们认识李渔的思想的新旧交杂，为全面研究李渔小说和中国小说史，所不可或缺。这些都使我们难以回避对于《肉蒲团》和《合锦回文传》的考察与探讨。

为便于读者了解有关基本材料，藉以展开理论问题的阐述，这里先就李渔其人、李渔小说梗概、以及他的小说的传播和研究情况，作一扼要的介绍和评说。

一、李渔其人

李渔，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公元1611年）八月七日。关于出生地，李渔自称“虽浙籍，生于雒皋（今江苏如皋）”。但兰溪敦睦堂的《龙门李氏宗谱》云，李渔“生斯长斯”——“斯”即指兰溪县夏李村伊山头（今孟湖夏李乡）。

清朝康熙十九年庚申（公元1680年）正月十三日，李渔在杭州西子湖畔，告别了他七十年人生，溘然长逝，葬于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之阳。当时的钱塘令梁允植在墓碑上题有“湖上笠翁之墓”数字，标明笠翁终生未仕，布衣以终。

七十年的一生中，李渔用过许多名号。有仙侣、谪凡、天徒、笠翁、笠鸿、湖上笠翁、觉世稗官、笠道人、觉道人、随庵主人、新亭客樵等。兰溪族人称之为“佳九公”，也有称他为“李十郎”。

李渔的祖先，唐代由福建长汀徙至浙江寿昌，宋理宗时迁到兰溪。李渔的父祖，无一人做官。祖辈以前，家境一直贫寒。李渔曾毫不避讳地告诉人们“我侪穷骨天生成”（《奇穷歌为中表姜次生作》）。李渔父辈经营医药，李渔的幼年 and 青少年时代，家境较富，后来家业中落，李渔“始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黄鹤山农《玉搔头·序》）。

纵观李渔生平，他“襁褓识字”，“乳发未燥”即随伯父如椿游“大人之门”。童年即能诗词，尝于梧桐树上刻诗纪年，现存的《笠翁诗集》中还收有他的《刻梧桐诗》和《续刻梧桐诗》。十七、八岁时，李渔于诗书六艺之文，皆已“浅涉一过”，自矜能下笔千言。十九岁时，李渔的父亲如松病逝。这

一年，李渔作《回煞辩》，对迷信习俗表示反对。二十五岁，他由家乡往婺州应童子试，独以五经见拔。此后李渔也应过几次乡试，均下第。三十岁前后，他浪游广陵（今江苏扬州），途经京口（今镇江）、云阳（今丹阳）、杭州等地，有诗纪游。由二十七岁入金华府庠直至三十六岁（1646年）清兵克金华，李渔一直居于婺州。在这期间，他刻了诗集《韵龄集》，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结识了几个好友，如明宗室朱梅溪、诗人丁澎（药园），经历了受异族辖制、剃发、兵燹、乱离的现世苦难。此后，他先避乱深山，后返故乡，“归学农圃”，作一“识字农”。四十岁时，为生计所迫，李渔离开家乡去杭州，开始了“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涯。他作歌曰：“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过岁诸道缓，行春百事忙。易衣游舞榭，借马系垂杨。肯为贫如洗，翻然失去狂？”（《辛卯元日》）

“居杭十年”之中，李渔一方面卖文刻书为生，一方面优游山水，与毛先舒、丁澎、沈谦等“西泠十子”过从甚密，过着名士的生活。这段时间他写了很多诗文，《无声戏》、《十二楼》小说，《怜香伴》、《玉搔头》、《风筝误》、《意中缘》、

《蜃中楼》等传奇，均完成于此时。四十七岁以后，李渔移家金陵，一直到六十七岁，“居金陵二十年”。此间他组织家庭戏班，让自己众多的姬妾粉墨登场，主要演出他自己的传奇。他一边设“书肆”（即芥子园书肆）印书赢利，一方面率戏班到各地演出。“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

（《上都门故人》）他到过相当于现在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以及北京等地，足迹留遍大半个中国。他还结交了当时的名士杜于皇、余澹心、尤西堂、吴梅村、倪闇公、纪伯紫、徐屯发等

人，经常与他们一起饮酒赋诗，观摩演出，切磋文艺。广博的见闻，深入的文人间的接触与技艺琢磨，加深了作家对生活及文艺的认识，为他写作《闲情偶寄》等著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氛围。李渔的理论思想在这段时间也日趋成熟。六十七岁以后，李渔再度移家杭州，在别人的资助下买得云居山东麓的一家旧宅，整修后号曰“层园”，园右为著名的郭璞井。他在这里娱情山水，整理旧著，直至病逝。

李渔的经历、著述、思想，都很复杂。但终其一生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作为“清客”和“诗人”的思想和活动。作为清客，为养家谋生，维持较好的物质生活，李渔不免要求助于“大人”，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攀附之意，露出微贱之行。而他的内心又保持了一部分文人狂士的狷介与洁白，使他看不惯人生场上的争竞与倾轧。身为布衣，又要立身立言立名于世，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李渔的代价就是清白的好名声。“渔本宦家书史，幼时聪慧，能撰歌词小说，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曲海总目提要》）他的谋生活动与文学的创作成为密不可分的两面一体，势必会使人混淆了对“清客”李渔和对“诗人”李渔的认识。

李渔的一生靠自己的艺术活动谋生，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不是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寄生客，也不是以艺术为手段爬上高位、鱼肉他人的势利小人。十三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中有句名言：“与其腰束金带，服侍别人，不如坐在地上自食其力。”李渔从事的是文业和演剧业，并不是“服侍别人”，更没有“腰束金带”，只不过碍于当时的条件，李渔更主要的是以王公贵族为接受对象而已。李渔终生“坐在地上”辛劳笔耕，靠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这对一个封建

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已极难能可贵了。如果我们不沿袭封建主义的假清高假道德观念去认识和评价李渔，应当公允地说，李渔身上“诗人”的气质比“清客”的气息更能代表他的本质。

李渔一生著述甚丰，除小说外，有诗文杂著合集《李笠翁一家言》（即《笠翁一家言全集》），其中收文六卷，诗三卷，词一卷，《闲情偶寄》六卷；《李笠翁十种曲》收传奇十种，即《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巧团圆》、《慎鸾交》。此外，他还评选、集纂了十余种明人的诗词文牍，如《名词选胜》、《笠翁诗韵》、《新四六初征》、《资治新书》等，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

二. 李渔小说的版本及 故事梗概《无声戏》

该书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问世，为李渔的第一本小说集。该书最早分为《无声戏一集》和《无声戏二集》，杜浚在《无声戏合集序》中尝云：“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但原刻本一、二集未见流传。据日本伊藤漱平先生的推定，《连城璧》是《无声戏》初、二集行世后，以赢利为目的将已出的几种《无声戏》版本中不相重复的篇章“合璧”而出的《无声戏》后身。

现存《无声戏》版本有：1. 《无声戏合集》，残原刊本二篇，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2. 《无声戏》十二回本，清初精刊，藏日本尊经阁；3. 《无声戏合选》残本，九回，

清顺治刊本，开封孔宪易旧藏，4。《无声戏小说》，四卷，清中叶刊本，四卷依次相当于尊经阁本的第四、五、六、七诸回，每卷分四段，每段有一条八字标题，日本东京伊藤漱平藏；5。《连城璧全集》十二集“外编”六卷，大连图书馆藏日本抄本（训译本），缺“外编”二卷，刊本未见；6。

《连城璧》十二集“外编”六卷，乃《连城璧全集》之足本，藏日本佐伯市立图书馆“佐伯文库”。

《无声戏》十八篇作品，以写家庭琐事的题材为多。与《十二楼》相比，《无声戏》主要关注的是财产、子嗣、伦常、家政。

《无声戏》的命名，取义于李渔对小说的理解：小说，即无声的戏剧。

《十二楼》

又名《觉世名言》、《觉世名言十二楼》。杜濬化名“钟离睿水”为此书作序，是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楼》成书当在此前后。

全书共计十二卷，三十八回，每卷一个故事，各卷回数不等，多者一卷六回，少者一卷一回。体例上不同于《无声戏》及李渔之前的《古今小说》等总集。

《十二楼》的原刊本海内外均未见存。现存的版本，据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郑振铎先生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国文学研究》下）和柳存仁先生的《伦敦听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载，主要有：

1. 《十二楼》十二卷，清初消闲居精刊本，有眉批，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 《十二楼》十二卷，嘉庆五年会成堂重刊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
3. 《觉世名

言第一种》残本，详情不悉，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伊藤漱平先生疑此即是消闲居本的原刊本；4.《今古奇观续编十二楼》（照卷内书题应是《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二楼》），藏伦敦英国博物院，其中《合影楼》又名《合影奇缘》，《三与楼》又名《埋金赠友》，《夏宜楼》又名《千里奇缘》，《归正楼》又名《拐子慈悲》，《萃雅楼》又名《三友奇缘》，此种情况为他本所无。此外，还有宝宁堂刻本、英秀堂刻本等。

《十二楼》的命名，是因书中每篇作品中都出现一座楼阁。人物命运，情节展开，往往与那座楼阁有关，每篇故事即以楼名为篇名，十二篇故事合在一起，故曰《十二楼》。《觉世名言》的题名是仿《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的命名。“觉世”中含有醒喻世人、使人迷途知返的意思，“名言”乃“至理名言，君当切记勿忘”之义。佐伯文库中的《连城璧》足本，也题为《觉世名言连城璧》。从命名情况看，笠翁最初写作小说时，可能并未考虑分集出版的问题，到将《无声戏》易名重出时，《十二楼》亦已问世，便给二书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觉世名言》，然后标出《觉世名言连城璧》、《觉世名言十二楼》。在作者、评点者的题署上，二书也同为“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

《十二楼》中的作品，以婚恋题材为主。与《无声戏》相比，它更关心才子佳人的璧合。这只不过是就二书主要涉及的事件、主要表现的故事而言。于作者，倒未必有这种侧重。二书中的篇章，主要完成于笠翁三十余岁在婺州和四十余岁在杭州两个时期，很难说《无声戏》中的作品的完成，一定早于或晚于《十二楼》中的作品。因此也很难说《无声戏》与

《十二》内容方面的情况，系作者有意所为。

《肉蒲团》

又名《觉后禅》。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别题“情隐先生编次”。

清人刘廷琨在《在园杂志》中称：“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伙，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

孙楷第先生认为《肉蒲团》为李渔所作的说法，“殆为近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德国的海尔姆特·马尔丁（汉名马汉茂）先生在《李渔的戏曲论》的附录中，采用书志学与文体、语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证明《肉蒲团》是李渔的作品，而《回文传》非李渔手笔。一九二五年开始修撰、一九七二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

（小说类）由傅惜华先生主笔，李渔的部分就是他亲自撰写的。其中收《十二楼》《无声戏》《无声戏合集》《合锦回文传》《连城璧》五种，而未收《肉蒲团》。美国的韩南先生和日本的伊藤漱平先生都同意马汉茂先生的观点。但马汉茂先生的论文至今没有译成汉文，大陆学者知道它的不多。见于书刊的论及李渔的文字，对《肉蒲团》的归属问题，莫衷一是，即便归到李渔名下，语气也较含混。我以为，《肉蒲团》出自李渔之手的说法是可信的，详细意见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

关于《肉蒲团》的成书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卷首西陵如居士的序文，只题“癸酉夏”署。李渔在世之时，只有过一个癸酉年，即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时明毅宗朱由检当朝，李渔只有二十二岁，尚在家乡读书求仕，致力“五经”、时文，一无闲暇写作小说，二无写小说射利的必要，